

奋进新征程·青年官兵的成长与梦想

“为什么要把一条哈达摆在荣誉室里？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？”

不久前，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机动六中队荣誉室的橱窗里，一群新兵对着一面哈达议论。

讲解员蔡江龙严肃地整了整军容，将这条哈达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——这条哈达，一头系着西藏，一头系着浙江。

那年，中队官兵积极响应号召，移防到西藏日喀则。两个月后，支队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新的六中队。从

此，两个相隔千里的中队有了一个紧密的精神纽带。

望着新战友热切的眼神和这条洁白的哈达，下士蔡江龙的思绪不禁回到自己的“兵之初”——

入伍后，面对新兵连紧张的训练生活节奏，从小娇生惯养的蔡江龙，多次想打退堂鼓。

下连后，蔡江龙还是那样：作风稀稀拉拉，训练马马虎虎。班长徐龙锋做了很多工作，可效果并不理想，蔡江龙仍一心想着“混”满两年就退伍。

一个周末，指导员江逸豪把蔡江龙叫到房间，给了他一个微信号。

“指导员，你不会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吧？”蔡江龙嬉皮笑脸地问。

“你加了这个微信就知道了！”江逸豪也没多说。
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蔡江龙等待着这个神秘的微信好友同意加自己为好友。

添加好友成功后，蔡江龙的兴奋感转瞬即逝——

一条哈达背后的故事

■杜泽飞

点开头像一看，是个饱经沧桑的男人；所在地区，是遥远的西藏日喀则；浏览他的微信朋友圈，只有人迹罕至的荒野、随风摇曳的格桑花和望不到头的公路……

硬着头皮，蔡江龙主动给对方发去第一条消息：“我是蔡江龙，是江指导员让我加你微信。”

“你好，我是日喀则支队的舒萍。”

“是老班长呀！我不明白，指导员为什么让我加你？咱们隔着几千里……”

“小蔡，在你印象里，日喀则是啥样子？”

“有雪山，有格桑花……”

从起初的文字消息、语音通话，再到后来经常视频通话，两人的沟通越来越频繁。耳濡目染之下，蔡江龙期待着，能早日与进藏老班长舒萍面对面交流，真正读懂前辈们的坚守故事。

自从接触舒萍后，蔡江龙就像变了一个人——不但积极训练，还主动请缨担任中队队史讲解员。

2019年12月，舒萍服役期满。退伍后，他的第一站不是湖南老家，而是回到浙江，走进阔别11年的六中队。

“这条寄托着进藏官兵牵挂与奉献的哈达，就是舒萍老班长当时从日喀则带回来，特意留给中队的。他说，让这条哈达代替他继续扎根中队。”蔡江龙讲述了哈达的由来。

两个中队一条“根”。听完这条哈达背后的故事，新兵们若有所思，心中仿佛也有颗种子在萌芽。

两个中队一条“根”

■杨 杨 李超强

特稿

洁白的哈达，一头系着牵挂，一头系着奉献

“舒萍老班长要回中队啦！”得知这一消息，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机动六中队官兵翘首以盼，渴望与这位素未谋面的进藏老兵早日相见。

“老班长，欢迎回家！”当舒萍推开中队学习室的大门，官兵全体起立。

“老班长，快给我们讲讲你们当年的故事吧！”还没等舒萍开口，中队的队史讲解员蔡江龙抢先说。

那年，武警浙江总队接到命令，抽调一支中队移防西藏。当时，还是下士的舒萍，与六中队其他58名战友一起，纷纷写下决心书，扛着“进藏中队”的队旗，毅然挺进4000多公里外的雪域高原。

隆重的誓师，不舍的告别，绿色的军列，巡逻的脚印……坚守高原4000多天，一级上士舒萍目送当年一起入藏的战友陆续退役。

走进六中队荣誉室，舒萍在一张老照片前停下了脚步。“营门口这两排水柳树，是我们刚到日喀则时，钱坤队长带着我们一起种的。”舒萍说，在雪域高原种活一棵树太难了，当时他们对小树苗百般呵护。每到退伍前夕，老兵们都会拥抱水柳树，向脚下这片土地告别。

舒萍泪眼婆娑，缓缓取下哈达，庄重地放进橱窗。“虽然现在我离开了部队，但我希望进藏精神能一直传承下去。”情到深处，他有些哽咽。

“老班长，您放心！我们一定传承好进藏精神。”蔡江龙站起来，向舒萍敬了一个礼。

担任中队队史讲解员后，蔡江龙也碰过不少壁。参观荣誉室的官兵有时会问一些他答不上的问题：“为什么当初进藏时，中队没有一个人打报告要留下来？”

蔡江龙认真向舒萍请教了这些细节，记录整理下来，反复练习串讲。日复一日，蔡江龙对进藏官兵的故事了如指掌——

由于海拔高，高原反应成为进藏官兵训练生活的第一个拦路虎；巡逻路上险象环生，冰河里的暗流、滚落的山石、变幻莫测的气候都考验着他们……

新兵们被前辈们的故事深深震撼，上等兵李荣发眼中噙满泪花。

儿时，李荣发的家乡曾遭遇泥石流灾害。驻地武警官兵奔赴现场展开救援，一名武警叔叔紧紧护住他的头说：“小朋友，不要怕，我们来救你们了。”

从此，那抹橄榄绿成为李荣发心中最神圣的颜色。长大后，母亲对他说：“去当兵吧，当个好兵。”

入伍来到六中队后，李荣发也想成为一名队史讲解员。原本，他以为只要面带微笑，流畅地把队史上的资料背出来就行了。蔡江龙告诉他，讲解员不能只当“复读机”复述历史，而要当“播种机”传承英雄精神。

那段时间，李荣发反复练习讲解，嗓子都哑了。“每次想要放弃，看到荣誉室那条哈达时，我又浑身充满力量。”他说。

在一遍又一遍的讲解过程中，李荣发对进藏精神的真谛领悟得更加深刻：“我常常会把自已融入连史故事中，思考自己能否像前辈们一样奋不顾身、默默坚守。”



图①：集体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中，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机动六中队一班班长郑聪健(左五)扛起“进藏中队”队旗领跑。

图②：六中队队史讲解员蔡江龙(右一)为战友讲述进藏官兵的故事。

盛相良摄

精神在心中 征程在脚下

■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机动六中队指导员 江逸豪

成长横切面

“青年强，则国家强。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，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，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。”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，习主席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寄语让中队官兵深受鼓舞。从他们的眼神里，我读到了坚毅和炽热。

回想起4年前，我刚担任六中队代理指导员的第2天，就迎来一次大考——支队军人运动会。

那时，恰逢中队队长结婚休假。我奉

命带领中队官兵参赛。结果，因为自己的失误，导致中队比武失利。

战友们已经拼尽全力。看着他们失落的神情，我沉默了，也迷茫了。

返程路上，战友们主动围坐到我身旁。“指导员，我们是‘进藏中队’的传人，赢得起，也输得起。咱们下次再战！”听到他们的鼓励，我的眼眶渐渐湿润。

当天晚上，我和“进藏中队”的老班长舒萍通了电话。他耐心地劝导我：“没有人会永远站在山顶。比山更远的，是脚下的路。”

2019年年底，我代表中队全体官兵奔赴高原，从日喀则接回“进藏中队”

队旗以及护卫它的老兵——老班长舒萍。

“之所以进藏，源于温柔的态度，理想的怀抱和浪漫的情怀。”这是我从日喀则回来后在微信朋友圈发的文案。

作为中队的指导员，对我来说，入藏的经历就是一堂生动的主题教育实践课。正是这堂课，开启了我与中队官兵追寻梦想的新征程。

进藏精神，带给中队官兵的绝不只是震撼和新奇。中队官兵给进藏精神注入的，也并非肤浅的兴奋和自豪。

在进藏精神的激励下，我们的每一次拼搏，都有收获；每一位奋勇拼搏的

官兵，都是进藏精神的最好传人。

无论是队列行进，还是参加集会，一看一听，大家就能分辨出：这是六中队的兵！

“精神在心中，征程在脚下。”这句话是谁最先想出来的，中队官兵也说不清楚。我觉得，这是大伙儿的心声。

写到这里，楼下传来中队战友的喊杀声，震耳欲聋。

望着他们年轻挺拔的身影，我充满期待——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，我们的每一次奔跑、每一次攀登、每一次跃升，必将是强军征程的最好注脚。

队旗无言，照亮前行之路

“为什么让我扛旗？扛旗会影响我发挥！”

“这是我同队长商量后的决定。这次是团体赛，不是你的个人秀！”

当兵9年，一班班长郑聪健第一次和中队主官起了争执，原因是指导员江逸豪让他第二天的集体五公里武装越野中当旗手。

纵使不理解，郑聪健的执拗还是败给了江逸豪的执着。

“砰”，指令枪一响，郑聪健扛起印有“进藏中队”的队旗冲了出去。

集体五公里武装越野的成绩，取决于最后一名到达的时间。郑聪健率先冲到终点后，用力挥舞着旗杆。他发现，随着每一次挥舞，战友们的步频快了，步幅大了。

当中队最后一位战友冲过终点线，裁判员按停秒表，成绩定格。

这是中队集体五公里武装越野的最好成绩。“咱们的队旗好像有魔力，看着它随风飘扬，我就感觉有一双大手在后面推着我！”返程路上，列兵李铭楷兴奋地告诉郑聪健。

从旗杆上小心取下队旗，郑聪健把

它挂回中队荣誉室墙上。

“这面队旗带来的精神力量，为什么比加油鼓劲更有效？”驻足凝视队旗，郑聪健疑惑不已。

2019年年底，指导员江逸豪千里奔赴高原，从日喀则带回了当年六中队入藏时上级授予的“进藏中队”队旗。

当时，这面队旗并没有引起郑聪健的注意。他躲在一旁，盘算着个人成长的下步计划——凭借拔尖的军事素质，在比武场上摘金夺银。

与郑聪健想法类似的，还有上等兵王宇。这位大学生士兵对未来的规划很明确——位2年义务就回去读大学。

其实，每名官兵心里都深藏着宝贵的火种，只是需要合适的契机被激发点燃。

胡怀辉，时任“进藏中队”指导员。退出现役前，他一直在指导员岗位上坚守。

钱坤，从“进藏中队”中队长，成长为武警日喀则支队执勤二大队副教导员，战斗在雪域边关最前线……

这些“进藏中队”的前辈们，他们也梦想仗剑守边关，却因一纸命令，甘愿用青春浇灌雪域格桑花。

一天晚上，郑聪健敲开了指导员的门：“指导员，队旗上真的有进藏精神吗？”

“虽然不在旗帜里，但近在咫尺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在你心里！”江逸豪一字一顿给出

答案。

当晚，郑聪健再次来到荣誉室。灯光下，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与队旗逐渐融合在一起。

这面无声的旗帜，校正了郑聪健的军旅坐标，抹去了他的年轻气盛。

生活不会辜负每一分努力，也不会亏待每一位奋斗者。

2021年5月，郑聪健参加支队军人运动会，获得个人全能第一名，荣立三等功；同年12月，他所带班因工作突出，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在支队组织的事迹报告会上，台下有战友问郑聪健：“哪个荣誉最来之不易？”

“荣立班集体三等功！”郑聪健坚定地说。那一刻，他脑海里突然想起一句话。当时，指导员从日喀则迎回队旗，在队前说：“做人，不能光看得到了什么，更要看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。”

多次荣立三等功后，总有人拿郑聪健和支队几名一等功臣、二等功臣去比较。郑聪健也渴望着，有一天能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。

每当迷茫、失落时，郑聪健总会到荣誉室看看那面队旗。当年，面对严重的高原反应和恶劣的环境，中队官兵无人退缩。如今，自己面对的并不是生死考验，如果连名利得失这一关都过不了，还谈什么奉献……

这是刘乾坤寄往西藏日喀则的第4封信；这是刘万里收到的第13封来自浙江的信。

智能手机流行的今天，人们早已习惯

一封封“家书”，跨越万水千山

日喀则，藏语意为“土质最好的庄园”。

对中队士官刘乾坤来说，他不知道日喀则是否有庄园，更不清楚那里的土质好不好。他只知道，自己现在写的这封信，寄到日喀则要很久。

这一寄，跨越4000多公里；这一收，历时3个月。

江南水乡，中队会议室灯火通明，刘乾坤握着笔，怀着对远方战友的敬佩，在信里写下青春的烦恼，或是最近发生的趣事。

笔尖在纸上来来回回，一气呵成。随后，刘乾坤将信塞进信封，期待着早日收到回信。

雪域高原，武警日喀则支队日孜中队班长刘万里，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沉甸甸的黄色信封。

拆开信，读着洁白信笺上的黑色墨迹，刘万里静静思索。展开信纸，他用笔尖将千言万语寄托在这方寸之间。

带着美好祝愿，这封信又跨越万水千山，抵达另一头。

这是刘乾坤寄往西藏日喀则的第4封信；这是刘万里收到的第13封来自浙江的信。

智能手机流行的今天，人们早已习惯

无处不在的网络，习惯音视频的方便快捷，久违了展开信纸时的期待与感动。这样的书信往来，中队官兵已经坚持了12年。

当年，在入藏前的体检中，医生告诉下士林德进，他不能去西藏服役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

尽管林德进再三恳求，医生仍在体检报告单上注明“不建议去西藏服役”。送别同年兵刘万里和其他战友进藏之时，林德进心中五味杂陈——他成了六中队唯一一个留在浙江驻地的士兵。

听闻日喀则经常大雪封山，手机信号不好，林德进一琢磨，既然电话联系不方便，那就给进藏的战友写封“家书”吧。

伴随着新春的祝福，林德进的第一封信从杭州寄出。

直到盛夏时节，林德进才收到刘万里的回信：“德进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当兵，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这儿……”

“戍边”二字，自古苍凉沉重。在高原扎根奉献，他们成了真正的雪域卫士。一封回信，如一束微光，浸润着中队官兵的心田。

因为有情怀，所以坚持书信往来；因为坚持书信往来，情怀被不断滋养。

2022年年初，支队队史管理股股长陈济，来到六中队进行安全检查。推开图书阅览室的门，只见书柜最显眼的位

置，摆放着数十封“家书”。翻着翻着，看到收件人写着“陈济”那封信时，他端详了好久。

当时，陈济任六中队中队长。因为家庭面临诸多现实困难，他萌生了转业到地方发展的念头。

就在陈济准备递交转业申请书时，时任中队指导员交给了他一封信。

收信人：陈济；寄信人：钱坤。“自己和老中队长钱坤素未谋面，哪来的信？”带着疑问，陈济拆开了信封。

信里，钱坤并没有建议陈济该如何选择未来的路，只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都写进了信里——

当年进藏前，时任中队长钱坤刚刚结婚。听说移防的消息后，他的妻子和父母连夜赶到部队，请求组织把他留在浙江。

一边是新婚爱人和年迈父母，一边是组织命令，钱坤最终选择了听令出征。送行的火车站台上，妻子哭红双眼，钱坤抚摸着她的头发说：“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。没有大家的安全稳定，哪来我们小家的幸福美满。”

吻别妻子，钱坤毅然带队踏上进藏的列车。

一封信，两个家庭，时光仿佛在此交汇。“这是钱坤当年的选择，那自己呢？”陈济不禁陷入深思。

后来，陈济再也没提起要转业的事。战友们记得，那次中队长把自己关在学习室，和家人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。

将信纸折好小心塞回信封，陈济的回忆也瞬间被拉回到现实。

如今，在六中队学习室抽屉里，仍有一封未寄出的信。下士苏德生计划着，等退伍后去一趟日喀则，带上这封未寄出的信，把它埋在水柳树旁，静静陪伴进藏战友留在日喀则的青春岁月。

一条哈达，一封封“家书”，连同那面迎回的“进藏中队”队旗，默默激励着六中队官兵奋力前行。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第1264期